

油」的短文，是騙騙洋人的，正像把張衡的畫像，去充秦九韶的畫像一樣。所以我這張狗皮膏藥是不能賣給明眼人看的，假如學長們有興趣的話，只要寄一張（真的）秦九韶的畫像來換即可，我並附贈 I B M 大數學年表一張。有人說你這個假洋鬼子，喝的是洋水，啃的是洋麵包，爲什麼不專心致力於西學，而仍舊在玩中國「老古董」呢，我只可以說：我思國懷古情不由己，有詩爲證：

秋水高樓眺漢天，心隨歸雁未成眠。
洋場怯詠江南賦，海角鳴機演大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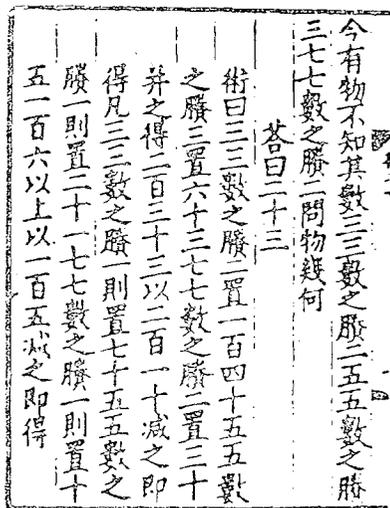


圖3. 孫子定理原文

三人同行七十稀，
五樹梅花廿一枝，
七子團圓月正半，
除百零五便得知。
——程大位。算法統宗(1583)。

圖4. 明珠算大師程大位的梅花詩
(內藏有孫子問題解法)

新城四年(續)

蔣 山

遠在中華民國六十五年歲首，幾位住居在臺北區比較接近的同學發起「西窗喜集」，每月餐敘一次，推定鍾啓英、程紹模兩位同學爲召集人。首次聚餐是六十五年二月七日，農曆丙辰正月初八，在漢口街六福樓喜集，到徐宗蔚、章紹周、顧光復、鍾啓英、李孟暹、章鴻志、翁權、陶齊憲、程紹模和筆者十人，正是「十全齊美」，討了一個大吉利。第二次三月廿二日在南京東路廣州飯店，有鍾啓英、徐宗蔚、應廷奎、胡道彥、章鴻志、程紹模、李孟暹、筆者及顧光復夫婦，又是十人全數。第三次四月廿二日在忠孝東路蘇杭小館，參加的人數較多，計有徐宗蔚、章鴻志、顧光復、李孟暹、程紹模五對賢伉儷，連同應廷奎、陶齊憲、胡道彥與筆者共十四人。真是「木老老的熱鬧」，「開心不是一眼眼」。嗣後這樣的喜集，繼續按月舉行，除了偶因特別事故延期外，四年九個多月以來，迄未曾停止。想不到五十多年前在徐家滙同窗出現的老同學，此時此地，竟能每月歡聚在一起，讓幾個現代馬援，摸摸光禿禿的下巴，閒話南復園、適中樓的遺事，雖非奇蹟，也可以說是難得呀難得了。

筆者最近翻到幾張褪色的舊照片，一張是三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翁權同學在基隆港務局北投招待所門前攝的，裏面有陳錫、章紹周、陶齊憲、章鴻志、李孟暹、程紹模和他們的子女。另一張是四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徐人壽學長在基隆高遠邨章紹周學兄寓所客廳內照的，其中有朱耀真、諸肇民、鍾啓英、程紹模幾位同學。陳錫學兄早已故世，遺下兩位公子國經、國維，旅居在美國，均已成家立業。國經有一子一女，國維亦有一子。記

得廿五年在江南鐵路時，筆者曾在江南新邨他的家裏吃過他夫人做的拿手好菜獅子頭至今尚念念不忘。朱耀真學姐現與夫婿王樹芳學長旅居日本東京，夫婦皆篤信基督。諸肇民兄在紐約定居，現況不詳。陶齊憲（美國賓州）、翁權、應廷奎三兄已先後退休赴美，未有聯絡，除了這幾位之外，筆者樂意把參加西窗喜集的其他同學的家庭概況，略作調查，順便在這裏報導一二聊資談助：

徐宗蔚與汪洵伉儷，有子女五人，三女二男：長女建文，次女建華，三女建英；長子建立係加州大學，以 M. S. 土木工程與 M. B. A. 兩學位畢業，現任舊金山政府機構一單位主管。幼子建中，夏威夷大學畢業，現在洛杉磯工作。五人均已結婚，第三代已有兩男四女。章紹周與陳生之伉儷，信主甚篤。有一女一子：長女開隆，適熊璩，已有一女一男。子開第，娶張美恩，現在美國。

章鴻之與汪志源伉儷，同為敬虔基督徒。一子祖元、一孫宗潔。

李孟暹與傅勤家伉儷，有三子二孫，長子嘉岳、次子嘉彬、幼子嘉鼎，均在美。

鍾啓英與張雪珍伉儷，女津蔚，已嫁，子滙祺已娶，現有二孫女：永靄、瑞靄，活潑可愛。

程紹模與陸鳴玉伉儷，女小玉已嫁，有外孫二人。子岳亭已婚，有一孫女心瑜，一孫皓天。

顧光復與郭琳娜伉儷，現有二子：復英、復中。均已授室。

胡道彥，已續弦。有二子：長子傳錚、幼子傳鈺。

× × × ×

今年庚申年七月廿九日，是民十五級楊文度學長的尊慈沈太夫人百齡壽辰，筆者應邀於八月二日赴楊兄府上吃壽麵，看見了沈太夫人的彩色近照和她自撰自寫的一篇紀念文章。

長命百歲，古今皆稱人瑞，雖在醫學衛生發達的今日，高齡百歲以上的還是不多，更難得的，沈太夫人以期頤之年，身心依然十分康健，看不出一點龍鍾老態。去年三月五日中國時報報導花蓮市有一位名叫吳陳銀妹老太太，壽高一百十歲，看照片顯已衰老。同年十一月五日，臺南有三位百歲以上人瑞參加該市首屆長壽運動大會，繞場一週，一位是一百零三歲的楊嚴赤老太太，兩位是一百零二歲的邱楊衛老太太和周其美老公公，看樣子精神還不錯，巧的是其中兩位老太太都帶着楊姓。

從沈太夫人那篇書法挺秀，文情並茂的短文裏不難知道她的活力充沛，心情恬淡。筆者特地把她提示的八個長壽心得抄下來，作為我們老人養生的秘訣：(一)早睡早起，(二)每日運動，(三)三餐定時，(四)多食蔬菜，(五)不宜過飽，(六)不使過勞，(七)切戒生嗔，(八)知足常樂。

文度學長長我五歲，在上海母校電機科畢業，早我七年。他的父親熙年先生畢業唐山交大，服務於隴海鐵路，是交通界的老前輩。我們原不相識，他和筆者訂交，始於民國六十年十二月，這事也與沈太夫人祝壽有關，那是二年前筆者在第二七一一期友聲上看見他為慶祝母壽徵詩啓事，知道他已故的外祖父沈東祿先生曾於民國前九年在杭州蘭谿等地供職，可說是我們蘭谿人的父母官，一時心血來潮，於是不揣冒昧，搜索枯腸，寫了四句拗體壽詩寄去祝賀。原詩是：「海屋壽添德齒尊，瑞雲遙瞻思慈恩，最愛家風函玉筍，常留佳日護金萱。」不久，楊兄寄來謝函，又不久接到他的賀年卡，嗣後魚雁往來不絕。有一天一連收到他三封書信，從此遂成為文字知音。最使我愧感莫名的，他年齡比我大，班次比我高，竟於六十八年一月九日不耻下顧，先來花園新城訪問。在這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世代，多少同事，同學，同鄉甚至主裏弟兄，避我若時滌焉，像楊兄這樣古道熱腸，溫文儒雅，委實不可多得。記得已故老學長張兆蓉先生有句云：「莫道世上無溫暖，人間尚有松竹梅。」信哉！信哉！